義

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謝湜曰晉欲納蒯聵故二國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謝湜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伐邾著魯之不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子而陽虎奔今得鄆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

程頤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

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

父則義矣

又曰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其死矣二者蓋皆

適於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

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

又或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自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子路當時可免難否曰不可免

曰可子路先亦勸孔悝不可與其事只是失之太遲
若使子貢問衛君孔子必不答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況君乎蒯聵輒事史記兩處出當以衛世家為正
謝湜曰蒯聵未絶於衛故稱世子輒以君命拒父故
晉趙鞅納蒯聵於戚王父之命不可違也蒯聵以親
則父也以位則世子也以義則未絶於國也為衛國
計者使輒先以君命即位次以父恩遜位輒既受位
而後辭則上不違先君顧屬之命下不傷父子先後

之倫衛之大事兩順而不逆矣失此道至使輙以子拒父而趙鞅有納世子之師故蒯聵納稱世子以責衛之臣子也

胡安國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謝湜曰州來吳所滅小國也蔡懼楚故遷于州來不能保國而遷國以避難罪其失守土之道也以小事大智之事也蔡公孫姓帥師滅沈蔡侯以吳子敗楚師失事大之道矣然則遷於州來蔡人之自取也

胡安國曰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
其以請還於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
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謝湜曰魚石晉爲宋討也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以
諸侯討逆也蒯聵齊爲衛討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
以子討父也晉圍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齊
圍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父子人之大倫也大

謝湜曰貪土田以致𢚩城邊邑以備難故比年凡四

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

夫公孫獵于吳

謝湜曰放稱人著公孫獵得罪於國人也獵苟不忠

於蔡而放之於吳乃以蔡之禍養之於强夷也失政

莫大焉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蔡昭既以國遷而又殺大夫公子駟放大夫公子獵方是時大夫離貳人民憂危故盜乘其亂起而為逆也然則昭公國遷州來而身死於盜皆其危弱取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謝湜曰小邾子微弱強國不以諸侯待之久矣執小邾子不名者以諸侯之禮尊之也以諸侯尊之所以罪強國之執也晉執邾子邾執鄫子雖失國皆不名其義一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謝湜曰杜氏謂背君之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則社不靈故亡國之社屋之不使上達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謝湜曰凡諸侯遇害於外或為盜所殺則賊雖未獲臣子之恩得伸故書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謝湜曰蒯聵未入衛故鞅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謝湜曰軫楚昭也

胡宏曰楚國敗壞於囊瓦創夷於吳幾至滅亡昭王之所以復國而益安强者皆公子申之謀也或問申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聖人度量弘遠而責人以恕何獨於子西如此乎按楚之先鬻熊爲文王師以封於楚而熊通越禮僭號聖人黜之等於荆蠻文莊而後與中國並駕齊驅聖人進之同於諸夏逮昭王之時中國衰微諸侯放恣大夫暴横無可告語者而昭

而罪之也陽生上不由王命下不由君命以公子入而爭國其罪在所絕也奪公子稱人著陽生之惡也國夏為國正卿不知早正太子以安國本倉卒立孺子於先君疾病之時何以杜姦臣覬覦之患哉此陽生之禍所以發於陳乞也

胡安國曰陽生書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

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齊者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

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詖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師師侵鄭晉魏曼多師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

謝湜曰六年會吳於柤七年會吳於鄫魯之畏吳甚矣非保國之道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程氏學曰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入邾以邾子益來之類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皆名者為其服而以之歸也

唯楚師滅夔以夔子歸不名者遠方小國魯史有所不能知不可得而紀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則蔡人之不道尤不容誅矣以邾子益來獨不曰歸者以我而言内外異辭文體然耳

謝湜曰伐其國入其都虜其君魯之不道也邾子益名者以其屈辱無興復之志也

胡安國曰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强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宫

晝夜掠以其君來獻於亳社囚於負瑕此天下之惡
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
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
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
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於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
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
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
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

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謝湜曰樂髡帥師伐曹向巢帥師伐曹宋人圍曹曹之病宋久矣大國無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春秋集義卷四十九

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説之彊言覇説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呂祖謙曰宋滅曹晉文公初閒要滅何故不克今宋

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是
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於邾是
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
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
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是亂也齊之臣子不能
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
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
貶絶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

也救在外域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於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謝湜曰魯會吳伐齊故齊國書伐我凡諸侯來伐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所書皆婉其辭以父母國故也

胡安國曰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自反之

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係乎人者乎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謝湜曰吳之來伐也全兵民戰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兵則齊可以坐困强吳而卻之矣今則不然師衆伐魯方還民未息肩士未解甲加以諸侯大夫皆有畏心而國書肆一朝之忿與吳戰於艾陵以至師敗身獲爲國大殃故艾陵之師以國書主戰而罪之也魯勢微弱故吳之伐齊也公與伐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家皆私百畆牛欲蓄故丘法出馬一疋牛三頭
胡安國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畆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㕓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

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用農民而削其本何以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寛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朱熹曰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冉有時為季氏宰考之

問若桓公管仲郤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

張栻曰冉求之事論語蓋嘗載之與孟子所載互相發也論語則正其聚斂之名孟子則推明其無能改於其德之罪夫冉有之聚斂果若後世頭會箕斂以媚其上之為乎殆不然也以左氏春秋考之哀公十一年季孫以田賦使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不能使之改於其德而季氏㢠法以厚取求又從而順從莫之能救則求之罪深矣故論語正其聚斂之名而孟子又推明其無能改於其德之罪然後聖人鳴鼓而攻之之意昭然矣

呂祖謙曰田賦古者田出粟里出賦凡春秋所說賦只言商賈但只一等要之農亦是出二等今季氏又使之田又出賦往往大畧是如此其精細不可得知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范祖禹曰天地定位而有君臣紀綱人倫故聖人謹之以為民之防也昭公之行不可掩也在夫子則當諱於陳司敗何有焉夫子引為已過所以存君臣也

謝湜曰孟子昭公夫人謂之孟子以其同姓也既不可言夫人姬氏薨不書葬諱之也其曰孟子卒不成其為夫人也凡臣子為魯諱者其過惡皆由諱顯聖人之旨微矣

胡安國曰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

之别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矣四世而緦服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别於上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别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吳人之强而抑其横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蓋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黄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外域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

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呂祖謙曰黄池是今京西路此是二國爭霸當時為之兩霸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書八卦亦須畫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季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又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又問獲麟後却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

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之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壁秉圭而武王疾愈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矣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

事畢矣

朱熹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如此胡安國謂絶筆於獲麟爲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熹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爲人所斃多少不好是亦一徵兆也

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黎提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

其風而起敬鶴峯魏華父恱其道而請益皆濂溪之徒也陽安劉之祖於學則疎而不能博於六經之義則粗而不能精周卿與伯勇甫書使不遠數百里來叩一言其亦謂其皆自孔氏之門也歟因附一言於諸公之後

嘉定十四年閏臘之八日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